

唐传奇《虬髯客传》与《聂隐娘》中的 女侠形象比较分析

李璜*·安贊淳**

〈目次〉

- | | |
|---------------------|--------------------|
| I. 序言 | 3. 美丽容貌与绝世武功 |
| II. 红拂女与聂隐娘女侠形象比较分析 | 4. 建功报国的儒侠与洒脱归隐的道侠 |
| 1. 权臣歌姬与将门之女 | |
| 2. 两情相悦的爱人与并肩作战的盟友 | III. 结语 |

I. 序言

中国的侠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更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魏晋南北朝以至清代的诗歌、唐传奇、宋元话本和明清戏剧小说中都有侠的踪影，他们锄强扶弱、重诺守信、刚毅勇武、豪迈不羁，他们的生活方式、处世态度以及人生境界成为众人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与目标。而文学创作也因为侠文化因素的介入，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与魅力。其中，小说这个体裁，可以说是侠文学最成功也是最典型的代表。从古至今，中国文坛上不仅涌现出了数量众多的武侠小说，而且同一时期的作家群也呈现出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的特点，比如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创作中就有著名的“北派五大家”¹⁾一代武侠大师金庸更是凭借其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独特的文学功底，融会

* 庆北大学校 中语中文学科 博士生：第1著者

** 庆北大学校 中语中文学科 副教授：交信著者

贯通，博采众长，使武侠小说在他手里超越了通俗文学的层次与范畴，不再是仅仅满足人们娱乐消遣的工具，而成为文学宝库中的经典之作，受到了万千读者的喜爱，以至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金庸也与鲁迅、老舍、张爱玲等作家一起被列入“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²⁾。

武侠小说在现代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离不开古典小说的滋养与酝酿。唐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标志中国小说成熟的里程碑，后世的小说创作无论内容题材还是艺术手法，几乎都能在唐代小说中找到源头，武侠小说自然也不例外。唐传奇名篇《虬髯客传》就被金庸推崇为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认为它具备了现代武侠小说情节的许多构成要素：

“这篇传奇为现代的武侠小说开了许多道路。有历史的背景而又不完全依照历史；有男女青年的恋爱；男的是豪杰，女的是美人(乃十八九佳丽人也)；有深夜的化装逃亡；有权相的追捕；有小客栈的借宿和奇遇；有意气相投的一见如故；有寻仇十年而终于食其心肝的虬髯汉子；有神秘而见识高超的道人；有酒楼上的约会和坊曲小宅中的密谋大事；有大量财富和慷慨的赠送；有神气清朗、顾盼炜如的少年英雄；有帝王和公卿；有驴子、马匹、匕首和人头；有弈棋和盛筵；有海船千艘甲兵十万的大战；有兵法的传授……所有这一切，在当代的武侠小说中，我们不是常常读到吗？”³⁾

《虬髯客传》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既写江湖恩仇，又写天下争霸，既有英雄美女的浪漫爱情，又有侠客争夺天下的壮志豪情，使小说显得大气磅礴，开拓了武侠小说的创作格局，也扩大了武侠小说的表现范围。特别是其中塑造的“风尘三侠”，虬髯客的嫉恶如仇、豪爽慷慨；李靖的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红拂女的绝世美貌、胆识智慧，各具特色，栩栩如生，小说也因此蒙上了浓重的英雄传奇色彩，对后来的英雄传奇以及历史演义小说

- 1) “北派五大家”分别是“奇幻仙侠派”李寿民，“社会反讽派”宫白羽，“悲剧侠情派”王度庐，“江湖技击派”郑证因和“奇情推理派”朱贞木。这五大家风格各异，从不同的角度把武侠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 2) 王一川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海南出版社，1994。
- 3) 金庸，《侠客行》，三联书店，1994，第709页。

的产生都具有直接的影响。

唐传奇的另一名篇《聂隐娘》写的是魏博大将军聂锋之女聂隐娘被神尼掳走习得绝妙武功，后帮节度使刘昌裔击退杀手精精儿与空空儿，事成之后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故事。唐传奇《聂隐娘》对后世影响深远。梁守中说：

“聂隐娘最具武侠小说的模式，它包括‘尼姑收徒、深山学剑、服药轻身、击鹰刺虎、诛除奸恶、药水化头、飞行绝迹、深夜行刺、玄功变化、斗智斗力’等武侠史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后世的武侠小说中，不断反覆地、大同小异地出现着。”⁴⁾

《聂隐娘》通篇以“武”为主，兼顾侠气，奠定了后世武侠小说的书写风格。之前的侠文学作品，以弘扬侠气为主要目标，对“武”的关注不多，而《聂隐娘》中通过女侠神秘精彩的学艺历程以及行侠过程中大量武功技艺的描写，突出了“武”的元素，增加了“武”的比重，把“武”与“侠”这两个武侠小说的基本要素结合起来，不仅丰富和扩大了侠的形象，而且也满足了读者的审美要求。金庸、梁羽生的作品有相当大的篇幅都是关于各种武功的描写与展现，如果没有这部分，就失去了广大读者阅读武侠小说的趣味。所以在“武”这一重要元素的凸显与创作方面，唐传奇《聂隐娘》可谓是功不可没。

《虬髯客传》与《聂隐娘》因其鲜明的创作特色和巨大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唐代豪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这两部作品除了在情节要素方面对后世的武侠小说产生重大影响之外，还有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都塑造了个性鲜明、光彩照人的女侠形象。侠从诞生之初就一直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侠的精神气质、行为方式和文化内涵，都与男性有着较为密切和直接的关系，侠文学也成为男性阳刚文化的代表。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传统的男权社会，男性在社会上、家庭中占据支配和统治的地位。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则一直是弱势群体，其行动范围主要是在家庭内部，相夫教

4) 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1992，第4页。

子，侍奉公婆，很少能够走到外面去舞刀弄剑、叱咤江湖。属于侠士的豪情万丈、除暴安良、快意恩仇都是充满血性的男性行为，缺乏社会参与度，地位低下的女性只能被忽视与排斥，行侠在很长时间内都只是男性的专利。这一情况至唐代发生了改变。胡文彬在谈及唐传奇时指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武侠小说塑造出一群女侠形象，她们有武艺，有人格，有报复，有刚肠，不拘泥于闺房之中，勇于干预社会……女侠形象的出现，在武侠小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天地，给武侠小说家以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⁵⁾

杨芬霞在《男权视域下的女侠传奇》中也说：“唐之前侠客群体是男性的世界，至唐传奇才大量出现女侠形象。⁶⁾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开放包容、侠风盛行，宁宗一说：

“唐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充满着高度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富有包容一切的博大胸怀，思想自由，行为开放，充满诗豪情，加之北方少数民族与汉人的融合与沟通，使唐人有了胡气，更增强了尚勇豪放、任侠仗义的风尚。”⁷⁾

同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生活的繁荣，使侠客们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唐代的社会风气也比较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社会活动相对增多，“女性可以习武，可以参政，可以社会交往，在社会中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⁸⁾，这都为女侠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现实依据。再加上藩镇割据的乱世背景，人们渴望正义之侠的大量出现以及唐人猎奇的心理，女性侠客能够增加作品的吸引力等等，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唐传奇中女

5) 胡文彬，《中国武侠小说辞典》，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第4页。

6) 杨芬霞，《男权视域下的女侠传奇》，《贵州社会科学》第三期，2006，第129页。

7) 宁宗一，《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第3页。

8) 林宪亮，《唐代小说之女侠形象兴盛原因刍议》，《岱宗学刊》，2006，第4页。

侠形象的不断出现，蔚为大观。

唐传奇中以女侠为主角的小说共有12篇⁹⁾，其他出现和涉及到女侠形象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谢小娥、红线女、贾人妻……这些性格迥异、形象鲜明的女侠人物，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当属红拂女和聂隐娘。首先，《虬髯客传》和《聂隐娘》是唐代豪侠小说中艺术价值极高，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两部作品。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称《虬髯客传》为“晚唐豪侠小说中成就最著的一篇”¹⁰⁾，罗媛元认为“《虬髯客传》是唐人武侠小说之最，以之为代表使唐人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达到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地位。”¹¹⁾《聂隐娘》出自裴翎的《传奇》，被誉为“唐代传奇小说的正宗”¹²⁾，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写道：“聂隐娘胜妙手空空儿事即出此书，明人取以入伪作之段成式《剑侠传》，流传遂广，迄今犹为所谓文人者乐道也。”¹³⁾其次，武侠小说中的各类侠客形象从古至今都有一个不断积累嬗变的过程。我们在充分认识到侠客形象所具有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内部所存在的一些稳定性，即构成此类侠客形象的核心要素与基本特征。红拂女和聂隐娘作为武侠小说形成期最早成熟的两位女侠代表，她们身上的不同特质，对比强烈，差异明显，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对于揭示女侠形象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演变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红拂女和聂隐娘在后世也被不断地改编创造，可以说是“名气”最大的女侠。从明代张凤翼的传奇《红拂记》到当代作家王小波的小说《红拂夜奔》，红拂女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聂隐娘更是成功地走向了世界。2015年，由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拍摄的电影《刺客聂隐娘》，获得了第68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奖，反响热烈。

9) 高维彬，《性别视阈下唐传奇中的女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第15页。

10)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册，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395页。

11) 罗媛元，〈前无古人 后启来者——试论唐人武侠小说《虬髯客传》的影响〉，载《梧州师专学报》第4期，1997，第43页。

12) 鲁迅，《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第17页。

13) 上揭书，第17页。

目前学界关于唐传奇中女侠形象整体性研究的主要有张晓颖的《唐人传奇女侠形象研究》、陈曦的《唐代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审美价值》、胡丽的《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研究》¹⁴⁾等，单独研究红拂女或聂隐娘的有肖红的《试论红拂形象的嬗变》，刘佳宁的《聂隐娘研究》¹⁵⁾等，但是将红拂女和聂隐娘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分析以凸显其特点和价值的还没有，所以本稿在此方面具有创新性和研究意义。

唐传奇标志着中国文言小说的成熟，其中以表现侠客形象和侠义精神的豪侠类小说又代表着中国武侠小说的正式形成。唐代豪侠小说的一大亮点就是女侠形象的大量出现，其中尤以红拂女和聂隐娘为代表。本稿就选取这两个女侠形象进行对比分析，考察她们在身份背景、婚姻爱情、特色优势、侠义精神这四个方面的异同性，概括特点，总结规律，探寻影响，从而为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女侠形象的构成要素和历史演变，更加深刻地理解唐代豪侠小说的创作特色、艺术成就以及中国武侠小说从古到今的发展脉络等诸多问题，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发与借鉴，以上即为本稿的写作主旨。

II. 红拂女与聂隐娘女侠形象比较分析

要考察唐传奇中的红拂女和聂隐娘这两个女侠形象，首先需要明确“侠”的发展衍变和唐之前有关女侠的记载。“侠”大约产生于春秋战国之时，其后经历了一个由历史到文学的衍变过程。最早提及“侠”之名称并对其做出判断的是韩非子，他在《五蠹》中指出侠“以武犯禁”¹⁶⁾，认为这种行为代表的是个人的意志，直接构成对君权的威胁，所以对“侠”进行了批判。西汉时期的

14) 张晓颖，《唐人传奇女侠形象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陈曦，《唐代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审美价值》，《广西社会科学》，2004。胡丽，《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5) 肖红，《试论红拂形象的嬗变》，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刘佳宁，《聂隐娘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6) [清]王先谦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注》，中华书局，1998，第449页。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肯定侠的品格与精神的史学家，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¹⁷⁾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信言，义者有取焉。”¹⁸⁾至此，“侠”的基本特征与形象被细致地勾勒出来，侠的崇仁尚义、扶危济困、重诺守信、不顾生死、不求回报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也被初步确定，从而构成了后世“侠”之观念形成的基础。到了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承袭司马迁，在《汉书》中作《游侠传》，但是在对待“游侠”的问题上，其态度与司马迁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况于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¹⁹⁾班固对这些效忠于非官方的“私门”武装力量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如果不加以管束，放纵下去就会带来灾祸。而且汉朝是大一统的天下，君主专制政权不允许这种民间势力的强势存在，这对国家的安定统一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余英时也说：

“大一统的政府不能容忍游士、游侠过度活动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²⁰⁾

正是因为侠与朝廷官府、政治权威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对象，所以从班固《汉书》以后，历代史家已经不再为游侠立传了。虽然退出了史学家的视野，但是侠以其富有魅力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成为历代文人争相歌颂的宠儿。侠并未就此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种姿态在文学创作中得以保存与延续。从干宝《搜神记》中的那个大义凛然、英勇复仇的侠客，到曹植《白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幽

17)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第3181页。

18) 上揭书，第3318页。

19)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第3699页。

2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80页。

并游侠儿”；从关汉卿《救风尘》中机智勇敢、济困扶危的侠妓赵盼儿，到施耐庵《水浒传》中除暴安良、重义守诺的英雄豪杰，侠在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中，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家笔下，被赋予了全新的艺术生命，侠的精神内涵也被不断地拓展和提升，成为由历史而文学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女侠是侠客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以女性的柔弱之躯行侠客的勇猛之事，于“英雄铁骨”之中注入“儿女柔情”，从而拓展了侠文学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了情节的丰富性和吸引力，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极具魅力和特别的存在。女侠形象第一次在侠文学中获得集中表现，对后世武侠小说产生深刻影响是在唐代。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说：“成熟的女侠形象直至唐代，在唐代豪侠传奇中才真正出现²¹⁾。唐以前的史书记载和文学作品中，虽偶见女侠踪迹，但只是初具雏形。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记载的剑客越女是最早见于文献的女侠，越女隐居山林，精通剑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仇。范蠡向他举荐此女教习军队，越女虽不求名利，但在国家需要之时，毅然出山，为国效力。途中遇到白猿化成的老人，与之比剑，轻松获胜，显示了高超的武功技艺。越女将她“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的绝妙剑术教授给越国将士，助力越国打败吴国，一雪前耻。其中，越女对剑术理论的阐述，对后世武侠小说中的剑侠塑造影响深远。到了魏晋六朝时期，志怪志人小说盛行一时，其中涉及到女侠形象的有干宝的《搜神记》和陶潜的《搜神后记》。《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塑造了一位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女侠形象。因为家乡蛇妖肆虐，危害乡亲，无能的官府只会献上女童葬身蛇口，妄想以此来获取平安。年仅十二三岁的李寄挺身而出，为解救乡亲，自荐为祭品。她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先用香饵诱出大蛇，再放犬咬蛇，趁蛇与犬对峙之时，绕到蛇后用剑将其成功斩杀。李寄虽然是出身普通家庭的少女，但是她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特别是为了解救他人而勇于献身的精神，颇有女侠的气质和风范。《搜神后记》中的《比丘尼》讲的是晋代大司马桓温有谋反之心，突然家中来了一位神秘的比丘尼，她用“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支分

21) 宋巍，《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第145页。

齧切”²²⁾的神异行为警告桓温，如果欺君犯上，就是如此下场。桓温万分惊惧之下，放弃了意图谋反篡权夺位的想法，从而使得万千百姓免于战乱流离之苦，这位以家国大事为己任的神秘女尼，其砍杀身体又能恢复如常的高超法术，在女侠形象史上开启了“以术行侠”的先河。然而纵观唐之前有关女侠的描写，在人物塑造方面还是显得比较简单，性格刻画也不深入，侠义精神也没有得到较大程度的彰显，只能属于女侠形象的萌芽阶段。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²³⁾，代表着中国文言小说进入了成熟阶段。唐传奇中以侠客为主要人物或以侠客故事为主要情节的一类小说，是唐传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唐代文人对侠文化的重要创造。汪聚应称其为“豪侠小说”²⁴⁾。唐代豪侠小说可谓是先秦以来侠文学的集大成者，它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类型的正式形成，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女侠第一次以群像的方式登入文学殿堂，并大放异彩也是在唐代。唐代豪侠小说中的女侠形象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丰富、个性鲜明，为后世女侠形象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代女侠也成为上承史传和魏晋志怪志人小说，下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上女侠形象塑造的关键一环。下面就围绕身份背景、婚姻爱情、特色优势、侠义精神四个方面，对唐代女侠中最具代表性的红拂女和聂隐娘这两个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分析。

22) [东晋]陶潜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中华书局，1981，第11页。

23) “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第45页。)

24) “将唐人有关侠这一题材类型的小说统称为‘豪侠小说’，一方面是沿袭了《太平广记》中有‘豪侠’的分类以及一些小说史家的划分；另一方面是着眼于唐人对‘侠’、‘义’的理解和唐人的小说观念。因为唐人所言侠比较宽泛而非义侠一途。这些豪侠中有剑客、刺客、豪士、盗侠或行为特异者等等，其共同特征是豪。可见先辈时彦‘豪侠’一词十分精当，很有概括力。因此，称‘豪侠小说’而不取‘武侠小说’或‘侠义小说’之名，其选择范围也就宽泛了，大致在内容上包含了描写豪侠之士、颂扬节义之行和侠义复仇等的作品。”(汪聚应，《唐人豪侠小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4页。)

1. 权臣歌姬与将门之女

首先，从身份背景来看，红拂女和聂隐娘存在很大差异。《虬髯客传》中的女侠红拂是隋炀帝时，镇守西京的朝廷重臣杨素家里的一名歌姬。隋炀帝杨广去扬州游玩，命令杨素镇守西京。杨素骄傲自大，认为全天下除了皇帝以外，自己是最位高权重、威名远扬的，所以生活上极其奢侈华贵，排场巨大。面对到访的大臣和客人，态度非常傲慢无礼，经常是屈膝坐在床榻上，周围有美女环绕。舒适豪华的生活早已消磨了他的斗志，使他忘记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当时还是布衣之士的李靖拜访杨素，指出天下大乱，作为“帝室重臣”应该网罗豪杰之心，不该屈膝相见于宾客。杨素听了以后马上起身，面色恭敬的向李靖道歉，并接受他的计策，二人相谈甚欢，这一切都被杨素家的歌姬，一个手执红色拂尘的美丽少女看在眼里，李靖接下来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与想法，红拂女彻底被他的气质和才华所征服，暗暗下定决心要与他私奔。从小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红拂女的出身不高，是朝廷重臣家里的一名歌姬，平时以色艺取悦主人，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为人奴婢连姓名也不配拥有，只知道她原本姓张，在家中排行老大，被买入杨素府中，只因侍奉主人时手里拿的是红颜色的拂尘，所以就以红拂女称之。

相比之下，聂隐娘的出身则比较尊贵，她是大将军聂锋之女，十岁的时候被一位“乞食尼”看重欲带去教授武功，虽然聂隐娘父母极力反对，但最后还是“果失隐娘所向”。女儿年幼就骨肉分离，聂将军与夫人每每思念女儿，就相对哭泣。五年以后，尼姑将隐娘送回父母身边，说已经把她教成了，随即消失不见。聂锋与妻子又惊又喜，连忙问女儿学艺的情况，起初隐娘不肯说实话，后来才详细告诉父母这五年来自己的具体情况，她被尼姑带到一个神秘的大石穴，不但学习了轻功、剑术、道术，还成为一名杀人于无形的刺客。将军夫妻听到女儿这般的变化，心里非常担心害怕，昔日那个承欢膝下的娇弱幼女，已经变成现在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刺客，让人感觉很陌生。而回到家中的聂隐娘，一到晚上就失踪了，天亮了才回来，父亲也不敢追问她的行踪，父女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隔阂，越来越疏远，聂锋也不像以前

那样怜爱女儿了，所以虽为将门之女，聂隐娘的成长过程却是比较曲折复杂的。

红拂女出身低微，在杨素府中以歌姬傍身，那种宾客盈门、鱼龙混杂的环境锻炼了她善于“识人”的独特眼光。虽然地位低下、供人驱使，红拂女却不向命运屈服，大胆追求爱情幸福。她的勇敢机智和侠风义胆令人钦佩，她辅佐李靖、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情更是让人神往。聂隐娘虽然出身尊贵，但是十岁的时候就被神尼带走教授武艺，多年艰苦的磨练早已使她褪去了贵族千金的娇柔与胆怯，而成长为一名武艺高超、勇敢坚毅的女侠。通过红拂女和聂隐娘的身份背景、成长经历可以发现：行侠不分出身高低贵贱，关键在于一个人的勇气胆识与自我追求。所以在民国时期最擅长写女侠的武侠大师王度庐的笔下，既有出身平凡普通的，诸如《绣带银钲》中的卢宝娥、《彩凤银蛇传》中的鲁海娥等女侠，又有生在侯门贵族，从小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如《卧虎藏龙》中的玉娇龙。女侠的出身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这并不妨碍她们的行侠仗义和扶危济困，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女侠没有身份的高低，最吸引人的是她们的侠肝义胆、侠情豪气，这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内在人格魅力。

2. 两情相悦的爱人与并肩作战的盟友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武侠小说中的重要表现内容。《虬髯客传》和《聂隐娘》因为成功塑造了两位女侠，也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了女侠的情感问题与终身大事。在对待爱情婚姻方面，不同于古代社会普通女性的软弱顺从，作为女侠的红拂女和聂隐娘，都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自由选择夫君，体现了勇敢坚毅的精神品质和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红拂女在杨素府中第一次见到李靖，就被他的才华胆识和仪态风度所深深吸引。先是站在那里盯着李靖目不转睛地看，李靖离开之后，她马上走去屋前平台，让差役询问李靖的住处等详细情况，记下心来。最后乔装打扮，戴帽子，穿紫衣，拿上拐杖，挂好行囊，深夜私逃出府，去投奔李靖。聂隐娘学艺结束后回到家

中，“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在婚姻大事上，隐娘不考虑礼教和门第，果敢率性地做出选择，自己掌握主动权。父亲面对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事，也不敢不答应，就把女儿下嫁给了磨镜少年，并给他们夫妻提供丰厚的吃穿用度。两位女侠这种自主选择婚配对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代表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对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发起了挑战，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但是在爱情观的处理方面，《虬髯客传》显然比《聂隐娘》先进了一大截。红拂女和李靖的结合是建立在他们二人两情相悦的感情基础之上，他们的爱情树立了一种美女爱英雄的模式与典范，并开启后世侠情小说一派的先河。孔庆东在《王度庐与侠情小说》一文中写到：

“现代武侠小说很重要的一支，是侠情小说。侠情小说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唐传奇，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可视为滥觞之作。”²⁵⁾

红拂女和李靖走到一起是被对方身上的特质所吸引，是心灵相通的默契，是彼此成就的完美，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爱情的典范。而相比之下，《聂隐娘》的情感描写就逊色很多，文中没有隐娘婚配时的具体心理感受，也看不到磨镜少年对隐娘的爱慕之情，作为一个平凡普通之人，磨镜少年“但能淬镜，余无他能”。出身名门又武艺高超的聂隐娘怎么会看上他，自己主动要求嫁给他呢？这一点令人费解，其实作者在这里是蕴含深意的。唐代道教兴盛，道教思想对《聂隐娘》的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聂隐娘在行侠过程中，很多时候运用到了道教仙术，包括练武时吃的丹药以及最后选择归隐深山，都与道教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道教中，镜子具有辟邪、压制邪祟，制服妖怪的作用。道家大家葛洪曾提到镜子的神奇之处：“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托人形惑人，唯不能易镜中真形，故道士入山以明镜径九寸以上者背之，则邪魅不敢近……”²⁶⁾道士造镜是为了借助其神奇力量进行修炼，道教对镜子有

25) 孔庆东，《王度庐与侠情小说》，《国家人文历史》，2010，第59页。

26) 见刘佳宁，《聂隐娘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第8页。

着特殊的感情，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聂隐娘会选择一个普通的磨镜少年为丈夫了，因为磨镜少年可以帮助其修炼武功仙术，在行侠过程中，又可以辅助她取得成功，所以他们二人的关系相比起两情相悦的爱人，更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盟友。小说中没有突出彼此之间的感情，而是更加注重行侠时可以发挥的实际效果，这一点就与《虬髯客传》中李靖和红拂女的爱情截然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虬髯客传》和《聂隐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男权社会的制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附属于男性的现实。红拂女深夜乔装改扮，私自逃出杨素府，见到心上人李靖之后，是这样来表明心意的：“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她将自己比喻成不能独生的藤蔓，需要依靠托付给像李靖这样的大树一样的男人才能存活。而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二人与虬髯客的交往，最后助李世民登上龙位等，都是李靖占主导地位，红拂女是伴随其身边，辅助李靖的。还有自己选择丈夫的聂隐娘，在报答刘昌裔的知遇之恩，为他解除精精儿、空空儿这些劲敌的威胁之后，当刘昌裔调到京师，向往自由的她并不愿意跟随，”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于其夫。“她请求刘昌裔给他丈夫一官半职。这个时候她依然是躲在丈夫身后的女子，把丈夫摆在前面，考虑丈夫的前途发展。自己不要求功名利禄，但是丈夫作为一家之主需要在社会上立足，需要身份地位。由于时代环境和作者思想的局限，在这一点上，两部小说具有共通之处，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根深蒂固。

3. 美丽容貌与绝世武功

近代武侠小说中十分经典的女侠形象，无论是金庸笔下的小龙女、王语嫣，还是王度庐笔下的俞秀莲、玉娇龙，都是美丽容貌和绝世武功的完美结合。而“美貌”与“武功”也成为除了侠义精神以外，女侠形象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最基本的外在特征。若追根溯源，最早对这两项进行关注并集中表现的，当自红拂女和聂隐娘为始。

唐代豪侠小说总体上对女侠外貌方面着墨不多，如《荆十三娘》，通篇没有涉及女侠相貌的描写。《贾人妻》中只有简单的三个字：“美妇人”²⁷⁾。《车中女子》中只有一句话：“容色甚佳，花梳满髻，衣则纨素”²⁸⁾。而相比之下，《虬髯客传》可以说是其中的佼佼者，小说通过直接描写与间接衬托，突出表现了红拂女的美貌，对后世女侠形象的整体塑造颇具启发意义。文中具体描述其外貌的地方有三处：一是李靖在杨素府上高谈阔论的时候，“当靖之骋辩也，一妓有殊色，执红拂，立于前，独目靖。”这其中的“殊色”一词，显示出红拂女超凡脱俗、与众不同的美貌；二是红拂女夜奔李靖处，二人相见之时：“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华衣而拜。”虽然是素面朝夭，没有化妆，但是那十八九岁的青春活力和鲜活蓬勃的生命之美最是震撼人心。三是李靖与红拂女进一步交谈，问她家中具体情况，为什么要来投奔他等，“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在李靖眼中，红拂女气质非凡、容貌超群，就像天上的仙女一样，真是越看越爱。”靖不自意获之，益喜惧，瞬息万虑不安。“李靖没有想到自己能够得到这样美若天仙的女子，越是欢喜就越是害怕失去，片刻之间生出了万种担心的念头，患得患失，心神不宁。作者在这里以虚写实，通过李靖的心理变化来衬托出红拂女超凡脱俗的盛世美颜。《虬髯客传》中最经典的情节莫过于风尘三侠在灵石客栈第一次相遇之时：

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氏梳头。靖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观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多幸，遇一妹。”张氏遥呼曰“李郎且来拜三兄！”靖骤拜。遂环坐。²⁹⁾

27) [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196，中华书局，1961，第1471页。

28) [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193，中华书局，1961，第1450页。

29) 上揭书，第1446页。

红拂女正对镜子梳着自己美丽的长发，这时虬髯客进来看到这一幕，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竟然不由自主地躺倒床上，目不转睛地观赏红拂女梳头，要知道虬髯客是见过大世面的奇异之才，阅人无数，家中的妻子也很漂亮，但是仍然被红拂女的美貌所折服，可见红拂女真是一个绝色美女。但是红拂女受到大家的喜爱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貌。面对虬髯客无礼的行为，李靖被虬髯客的放肆行为所激怒，但一时却不知如何处置。红拂先是“熟观其面”，悉心观察揣度，当她以非凡的“识人”眼光认出虬髯客的不同寻常，乃是乱世中的英雄豪杰之后，马上向李靖摆手，示意他不要冲动，随后匆匆梳好头，“敛袂前问其姓”，得知虬髯客姓张，红拂马上与他结为兄妹，又赶紧招呼李靖过来拜见。他们三人的初次会面，比起虬髯客的轻浮，李靖的冲动，更显示出红拂女的果断与镇定，聪慧与胆识。虽为一介女流之辈，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处变不惊，表现出了高超的应变能力，红拂女成为唐传奇女侠中集美貌、智慧、胆识于一身的耀眼存在。

相比起红拂女的美貌，《聂隐娘》中对隐娘的外貌没有提及，但是全篇都在突出表现她的绝世武功。隐娘幼时被一神尼领至深山学得一身的本领。她会轻功，服用了师傅的一粒仙丹以后，能尾随两个已得道的女孩像猿猴般地在陡峭的崖壁上飞走。后来又跟那两个女孩学攀缘，渐渐感觉自己身轻如风；她精通剑术，师傅给她一把二尺长的宝剑，剑刃特别锋利，把毛发放在刃上，能够一吹就断。又教给她高超的剑术，每日勤加练习，“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³⁰⁾师傅还给了她一把羊角匕首，隐娘用它在大白天的都市也能轻松割掉人的脑袋，还不被其他人察觉。送她回家的时候，师傅在她的后脑藏好匕首，需要用的时候随时取出来，非常方便，而且平时也不会伤到她；她精通道术，魏博节度使派聂隐娘刺杀刘昌裔，隐娘与其夫“各跨黑白卫”赴陈许刺杀。在投靠刘昌裔后，刘派人给隐娘夫妇收拾行李，却不见黑白卫，“刘使人寻之，不知所向。后潜收布囊中，见二纸卫，一黑一白。”原来，隐娘夫妇骑

30) [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194，中华书局，1961，第1457页。

的黑白驴子是隐娘用纸卫变化而成的。又魏博节度使派刺客精儿前来行刺，隐娘与精儿将宝剑各变化为红白二蟠子，“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过了很久，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地来，身首异处。隐娘也出现了，说精儿现在已经被打死。然后“拽出于堂之下，以药化为水，毛发不存矣。”连连刺杀失败之后，不甘心的魏博节度使又派来绝世剑客空空儿作最后一搏。自觉并非其敌手的隐娘“化为蚊虻，潜入仆射肠中听伺”，空空儿行刺失手，翩然远逝。隐娘乃“自刘口中跃出”，还原为人。聂隐娘的功夫真是达到了一种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她的人剑合一与飞檐走壁，她的神仙道术与奇幻变化，带给读者一种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如果将唐传奇中所有大侠的武功进行比较的话，聂隐娘绝对是名列前茅，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武艺超群的女侠代表。

武侠小说的核心要素就是“武”和“侠”。“武”是武功，是技击本领，是行侠所凭借的工具和手段；侠是一种精神特质，是救人于危难之中的一种行为姿态。武功与侠义精神共同构成了武侠小说最本质的内容和最鲜明的特征。在唐传奇《聂隐娘》之前，没有哪部作品能够有如此巨大的篇幅来描绘种类繁多的武功，也没有哪部作品能够把表现女侠的非凡武功作为重点内容，而《聂隐娘》却做到了，它开启了真正的“武侠之风”。后世小说中对武功的描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真实武功，如剑术、刀法、棍术、轻功等；二是神化武功，如道家法术、神仙变化、奇幻法宝等。这些都没有脱离《聂隐娘》中武功描写的基本分类与框架，女侠聂隐娘对于后世的创新意义和启迪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4. 建功报国的儒侠与洒脱归隐的道侠

武侠小说评论家陈墨曾在《孤独金庸》一书里把金庸小说主人公的人格模式分成六种，即儒侠(儒家之侠，如陈家洛、袁承志、郭靖)、道侠(道家之侠，如杨过、张无忌)、佛侠(佛家之侠，如石破天、段誉、萧峰)、无侠(非侠，如狄云、李文秀)、浪子(如令狐冲)和小人(如韦小宝)。³¹⁾侠作为通俗文化

和民众意志的代表,在进入文学创作之后,因为部分文人的介入,将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哲学的儒释道思想融入其中,构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化内涵,从而提升了侠的境界。如儒家思想中的“忠义”、“仁爱”演变成了侠文化中“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自在逍遥”、“顺其自然”成就了侠的淡泊名利、自由自在和洒脱归隐的人格特征与精神气质。佛陀“悲天悯人”、“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思想与侠拯救他人的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因此侠的身上被不断地赋予各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和价值符号,侠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不断扩充、整合与建构的历史演变过程。

“儒”与“侠”历来渊源颇深,冯友兰在《原儒墨》与《原儒墨补》二文中认为,士最早为贵族阶层所专用,其后流落民间,以出卖技艺为生,其中“文专家”或文士为儒,“武专家”或武士为侠。³²⁾而且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儒与侠有很多的相通之处。比如二者都有积极入世的精神,都有一颗向善的心,儒家推崇“仁义”,侠客推崇“侠义”,仁义和侠义实质都是对弱小无助者的一种同情与帮助。周南在《浅析侠文化的核心意象》一文中说:

“义、武、信、游、勇等核心意象以及自由、公平、正义、友谊、恩仇、武功等各种元素共同构成了‘侠’的整体内涵,也正因为如此,‘侠’成为中国文化中极富魅力和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侠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将长久存在于中国文化之中,并不断传承和演进。”³³⁾

其中的“义”、“信”、“勇”、“正义”等同样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所以代表儒家思想和侠义精神的儒侠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儒侠在武侠小说中表现为一种具有特定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侠士。儒侠身上除了侠士所具备的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的“义”外,更重要的表现是其思想行为中独具的儒家之“仁”,心

31) 陈墨,《孤独金庸》,东方出版社,2008,第65页。

32)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320页。

33) 周南,《浅析侠文化的核心意象》,《飞天论坛》,2012,第120页。

怀家国天下，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和李靖就是这样的儒侠代表。红拂深爱李靖，知道他心系黎民百姓，渴望辅佐明君平定天下，实现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于是追随李靖、辅佐他取得成功。她勇敢、聪慧、遇事不惊，面对虬髯客初次见面的失礼行为，镇定大方，不卑不亢，并且一眼识出虬髯客是非同寻常的英雄豪杰，或可助李靖一臂之力，于是与虬髯客兄妹相称，缔结了风尘三侠的友谊，原本具有帝王之志的虬髯客想要在乱世中一统天下，但是在李靖的引荐下，见到李世民以后，便彻底死了心。后在道士好友的指点下，离开中原，去扶余国成就了大业。在他临走之前，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财富、无数的珍奇异宝赠予李靖和红拂女，告诉他们李世民是真命天子，希望他们辅佐君主平定天下、成就一番事业。小说中这样写到：

“虬髯谓曰：‘尽是珍宝货泉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某本欲于此世界求事，或当龙战三二年，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李郎以英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略，从夫之贵，荣极轩裳。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圣贤起陆之渐，际会如期。虎啸风生，龙腾云萃，固当然也。将余之赠，以奉真主，赞功业。勉之哉！’”³⁴⁾

他走后，李靖和红拂女将他的话铭记在心。他们尽心竭力地辅佐李世民，用虬髯客留下的财富和兵法，再加上自身的胆略智慧，帮助李世民一统天下，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建立了和平稳定的大唐盛世。正如虬髯客所说的那样，李靖凭借出众的才干，辅助廉洁公正的皇帝，竭尽心力做到最好，获得很高的官位，红拂凭借仙女的姿色，拥有不寻常的谋略，跟从丈夫的尊贵身份而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李靖和红拂女用毕生的努力践行了儒侠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人生目标与理想追求。

道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思想派别之一，产生于先秦时期，主要

34) [北宋]李昉，前揭书，第1448页。

代表人物是老庄。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崇尚自然，提倡清静无为的状态和逍遥自在的境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教，奉老子为教祖。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至唐宋时期，获得了极高的地位与荣誉。路云亭在《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一文中说道：

“李唐王朝尊老子(李聃)为‘玄元皇帝’，从高祖、高宗、玄宗、到骚人墨客、平民百姓，都表现出了对道教前所未有的兴趣。可以说，作为‘国教’的道教的影响，基本上占据着唐代雅与俗两种文化的主导地位。道教对唐代的文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³⁵⁾

具体表现在武侠小说中，就是产生了以聂隐娘为代表的道侠。道侠顾名思义，就是道家思想与侠义精神的结合所塑造出的新侠客。这样的道侠一方面具有侠的行侠仗义、知恩图报，又融合了道家思想中的清静无为、崇尚自然，从而表现出自由自在、潇洒从容的个性，他们往往淡泊名利，不喜争斗，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务之后就会选择归隐山林。

聂隐娘是一个剑术高明的女侠，同时又拥有高深莫测的道术。她从小被师傅带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在悬崖峭壁间练习武艺。《抱朴子》云：“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为道者必入山林，诚远彼腥膻，而即此清静也”³⁶⁾ 修道之人就是要讲求环境的幽深静谧、清雅洁净，远离俗世的喧嚣纷扰才能获得成功。聂隐娘在刚开始练习轻功时，师傅给她一枚丹药，她吃了以后就能身轻如风，《抱朴子》曰：

“神农四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升为天神，遨游上下，使役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犯，恶气不行，众妖并辟。”³⁷⁾

35) 路云亭，《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第91页。

36) [晋]葛洪撰，张松辉译注，《抱朴子》卷10《明本》，中华书局，2013，第324页。

37) [晋]葛洪撰，张松辉译注，《抱朴子》卷11《仙药》，中华书局，2013，第338

炼丹服食是道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道家仙药有三类，最上等药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中等药养性，下等药除病。师傅给隐娘的应该是上等药即仙丹。在服用仙丹之后，隐娘的武功突飞猛进。还有她选择的夫君是一个普通的磨镜少年，因为镜子对道家的修炼具有促进作用，可以帮助她在行侠的过程中更好地运用道术。她和丈夫可以操控纸片化成的驴，也是属于典型的道教术法。《明皇杂录》中记载了道家张果老之事：“果乘一白驴，日行数万里，休则重叠之，其厚如纸，置于巾箱中，乘则以水喂之，还成驴矣。”³⁸⁾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聂隐娘与精精儿、空空儿的决斗场面，在制服精精儿的时候，两人并没有拿着武器正面打斗，而是变化成了两条奇异的红白幡子互相攻打对方，最后精精儿被聂隐娘杀死，脑袋和身体分了家，聂隐娘用药水化掉其尸体，使得毛发不剩，这个情节明显带有民间道教方术的色彩。还有她化为螻蛄，潜入仆射肠中，打败空空儿以后，从刘昌裔的嘴里跳出来，还原为人形，这已经完全超越了现实中凡人所能达到的水平，具备了神仙的法力与道行。小说最后，聂隐娘虽然救了刘昌裔的性命，在他调往京城任职的时候，却拒绝了其同去京城的邀请，只为自己的丈夫求取一官半职，自己就选择潇洒离开，隐居山林，不知所踪。这种洒脱归隐的行为正是道家追求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表现。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³⁹⁾再多的金银财宝都是守不住的，富贵骄奢只会给自己招致祸害。功业成就以后急流勇退，才是顺应自然的道理。聂隐娘在经历了激烈的打打杀杀，保护好对她有知遇之恩的刘昌裔的安全，完成使命和职责以后，投身自然，徜徉于天地之间而不为尘世所累，这个具有道家风范的女侠，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页。

38) [唐]郑处海，《明皇杂录》，收录于《唐宋史料笔记从刊》，中华书局，1997，第30页。

39) [春秋]老子撰，(西汉)河上公注，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第9章《运夷》，中华书局，1997，第32页。

III. 结语

唐代,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代。“唐传奇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次大飞跃,它标志着中国小说进入了成熟的阶段。”⁴⁰⁾陈平原也认为:“侠客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个投影,自然只能到唐传奇中来寻找。”⁴¹⁾唐传奇《虬髯客传》和《聂隐娘》中所塑造的红拂女、聂隐娘,是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上最早成熟的女侠形象的典型代表。她们的出现,为后世女侠形象的创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文学典型,同时也开辟了女性行侠的新境界。至此以后,女侠和她们的感情世界成为人们关注和重视的对象,明人邹之麟曾特意编写《女侠传》。明清时期的武侠小说、民国旧派武侠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以及盛行于当代的大陆新武侠小说,都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女侠形象。如韦十一娘、方玉琴、李英琼、俞秀莲、玉蛟龙、黄蓉、任盈盈、小龙女、云蕾、风四娘等,她们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傲视群雄,成为武侠小说世界里一个十分独特又充满魅力的群体。有了她们的存在,武侠世界不只有刀光剑影、惊险刺激,更有儿女情长、人间烟火。有了她们的存在,英雄被拉下了神坛,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爱恨情仇与血肉之躯,这些有弱点、有欲望的英雄反而更让人觉得有血有肉,生动亲切。女侠群体对于丰富和提升武侠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增加作品的吸引力和趣味性,更加贴近读者的心理愿望和情感需求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红拂女和聂隐娘,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她们二人形象的两相结合,就成为后世女侠人物的创作范本。通过对这两位女侠的身份背景、婚姻爱情、特色优势、侠义精神这四个方面的异同性比较,可以发现:

首先,红拂女和聂隐娘的身份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一位是出身低微的权臣歌姬,一位是尊贵的将门之女,红拂女在复杂的环境中,锻炼了善于“识人”的慧眼。虽然地位低下,却不向命运屈服,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聂隐娘

40)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40页。

41)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第24页。

虽然出身尊贵，但是被神尼带走传授武艺，多年艰苦的学艺过程磨练了坚强的意志，她由一个娇弱的千金小姐成长为一名勇敢的女侠。所以，行侠不分出身的高低贵贱，关键在于一个人的勇气胆识与自我追求。后世武侠小说中女侠的出身也呈现出多样化态势，但这并不妨碍她们的行侠仗义和扶危济困，最重要的是女侠的侠肝义胆、侠情豪气，这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内在人格魅力。

第二，在对待爱情婚姻方面，无论是红拂女还是聂隐娘都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自由选择夫君，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代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是在爱情观的处理方面，《虬髯客传》比《聂隐娘》更为先进。红拂女和李靖的结合是建立在他们二人两情相悦的感情基础之上，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爱情的典范，并直接开启后世侠情小说一派的先河。而相比之下，《聂隐娘》中的情感描写就逊色很多，文中没有隐娘婚配时的具体心理感受，也看不到磨镜少年对隐娘的爱慕之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磨镜少年的制镜手艺对隐娘行侠时施展道术有帮助，二人的关系相比起两情相悦的爱人，更像是一对并肩作战的盟友。虽然《虬髯客传》和《聂隐娘》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男权社会的制度，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附属于男性的现实，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根深蒂固。

第三，“美貌”与“武功”是除了侠义精神以外，女侠形象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和最基本的外在特征。若追根溯源，最早对这两项进行关注并集中表现的当为《虬髯客传》和《聂隐娘》。相比起唐传奇中其他女侠题材作品，《虬髯客传》是对女侠外貌着墨最多的，文中直接描写其外貌的地方就有三处，最经典的情节“灵石相遇”也从侧面烘托出红拂女的盛世美颜。还有红拂女的智慧胆识，她遇事时的处变不惊、深明大义以及慧眼识人，进一步拓展了女侠形象塑造的丰富性和思想内涵。与之相比，聂隐娘征服大家的魅力不在她靓丽的外表，而是高超的武功。小说中没有涉及她外貌的描写，而是用大量篇幅展现她艰苦的学艺经历和施展武功时的惊险刺激、神通广大。《聂隐娘》中的轻功、剑术与道术，奠定了后世武功描写的基本类别与框架，开启

了真正的“武侠之风”，在“武”这一重要元素的凸显与创作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红拂女与聂隐娘是女侠形象发展史上具有开拓之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第四，侠作为通俗文化和民众意志的代表，在进入文学创作之后，因为融入了代表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哲学的儒释道思想，从而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态，既有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儒侠，又有淡泊名利、洒脱归隐的道侠，红拂女和聂隐娘就是这两种侠形象的典型代表。红拂女追随李靖，用毕生的努力践行了儒侠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人生目标与理想追求。聂隐娘从学艺方式、选择夫婿、运用道术制敌和最后的归隐山林，都体现了浓浓的道家思想和精神气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侠。两种风格迥异，各具特色的侠义类型，丰富和完善了侠文化的表现形态与价值内涵，对后世女侠形象侠义精神的塑造与展现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红拂女和聂隐娘，一个是出身低微的权臣歌姬，一个是尊贵的将门之女；一个追求两情相悦的美好爱情，一个寻找并肩作战的互助盟友；一个拥有宛如仙女般超凡脱俗的美貌，一个身怀出神入化的绝世武功；一个是追随心爱之人建功立业，为国为民的儒侠，一个是法术高深，洒脱归隐的道侠。她们身上的不同特质，对比强烈而鲜明，共同构成了后世女侠形象塑造的核心元素和基本特征，即美丽容貌，精湛武功，侠肝义胆，智勇双全。唐传奇《虬髯客传》与《聂隐娘》也因其所具有的开拓意义和对后世武侠小说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成为研究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特别是女侠形象发展史不可回避的重要窗口和经典案例。

<参考文献>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陈墨，《孤独金庸》，东方出版社，2008。

-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新世界出版社,2002。
- 陈曦,〈唐代传奇中的女侠形象及其审美价值〉,《广西社会科学》,2004。
-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 [晋]葛洪撰,张松辉译注,《抱朴子》,中华书局,2013。
- 高维彬,《性别视阙下唐传奇中的女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华书局,1980。
- 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胡文彬,《中国武侠小说辞典》,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 胡丽,《唐代小说女侠形象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 金庸,《侠客行》,三联书店,1994。
- 孔庆东,〈王度庐与侠情小说〉,《国家人文历史》,2010。
- [春秋]老子撰,(西汉)河上公注,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7。
- [北宋]李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
- 梁守中,《武侠小说话古今》,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1992。
- 鲁迅,《唐宋传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东方出版社,1996。
- 路云亭,〈道教与唐代豪侠小说〉,《晋阳学刊》,1994。
- 刘佳宁,《聂隐娘研究》,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 罗媛元,〈前无古人后启来者——试论唐人武侠小说《虬髯客传》的影响〉,载《梧州师专学报》,1997。
- 林宪亮,〈唐代小说之女侠形象兴盛原因刍议〉,《岱宗学刊》,2006。
- 宁宗一,《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
- 宋巍,《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 [东晋]陶潜撰,汪绍楹校注,《搜神后记》,中华书局,1981。
- 汪聚应,《唐人豪侠小说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 [清]王先谦撰, 钟哲点校, 《韩非子集注》, 中华书局, 1998。
- 王一川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 海南出版社, 1994。
- 肖红, 《试论红拂形象的嬗变》,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杨芬霞, 〈男权视域下的女侠传奇〉, 《贵州社会科学》, 2006。
- [唐]郑处海, 《明皇杂录》, 中华书局, 1997。
- 张晓颖, 《唐人传奇女侠形象研究》, 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
- 周南, 〈浅析侠文化的核心意象〉, 《飞天论坛》, 2012。

< Abstract >

In the legends of Tang Dynasty, the chivalrous novels that express the image of knights and chivalrous spirit represent the formal formation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s. The most successful works of chivalrous novels in the Tang Dynasty are "Biography of the Qiu Ranke" and "Nie Yinniang". This article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two female chivalrous image of Hong Fu Nu and Nie Yin Niang, and examin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four aspects of identity background, marriage and love, characteristic advantages, and chivalrous spirit. Through analysis, we can find that: First of all,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 identity backgrounds of Hong Fu Nu and Nie Yin Niang. However, no matter what the origin of the knight, the most attractive is the Chivalrous courage and spirit. Second, both Hong Fu Nu and Nie Yin Niang broke through barriers and constraints, bravely pursued marriage independence. However, "Biography of the Qiu Ranke" is more advanced than "Nie Yinniang". Hong Fu Nu and Li Jing is a model of

ideal love in people's minds. "Nie Yinniang" lacks emotional description. Nie Yin Niang chose her husband because of the mirror is very helpful. Third, Hong Fu Nu and Nie Yin Niang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specialties. This is Hong Fu Nu's beauty and Nie Yin Niang's superb martial arts, and the two items have also become the basic elements in shaping the female chivalrous image in later martial arts novels. Finally, the types of knights include not only Confucian knights who serve the country and make contributions, but also Taoist knights who don't care about fame and fortune and go back to seclusion. Hong Fu Nu and Nie Yin Niang ar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se two knights.

Key Words : 唐传奇(The legend of the Tang Dynasty), 女侠形象(Female Chivalrous image), 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 美貌(Beautiful looks), 武功(Martial arts)